雜阿含經卷第五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陁羅譯

松

如是我聞一時有衆多上座比丘住拘舍弥國瞿師羅園時有差摩比丘住拘舍弥國跋陁梨園身得重病時有陁娑比丘爲瞻病者時陁娑比丘詣諸上座比丘礼諸上座比丘足於一面住諸上座比丘告陁娑比丘言汝往詣差摩比丘所語言諸上座問汝身小差安隱苦患不增劇耶時陁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至差摩比丘所語差摩比丘言諸上座比丘問訊汝苦患漸差不衆苦不至增耶差摩比丘語陁娑比丘言我病不差不安隱身諸苦轉增無救辟如多力士夫取羸劣人以繩繼頭兩手急絞極大苦痛我今苦痛有過於彼辟如屠牛以利刀生割其腹取其內藏其牛腹痛當何可堪我今腹痛甚於彼牛如二力士捉一劣夫懸著火上燒其兩足我今兩足熱過於彼時陁娑比丘還至諸上座所以差摩比丘所説

病狀具白諸上座時諸上座還遣陁
娑比丘至差摩比丘所語差摩比丘
言世尊所說有五受陰何等為五色
受陰受想行識受陰汝差摩能少觀
察此五受陰非我非我所耶時陁娑
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已往語差摩
比丘言諸上座語汝世尊說五受陰
汝少能觀察非我非我所耶差摩比
丘語陁娑言我於彼五受陰能觀察
非我非我所陁娑比丘還白諸上座
差摩比丘言我於五受陰能觀察非
我非我所諸上座比丘復遣陁娑比
丘語差摩比丘言汝能於五受陰觀
察非我非我所如漏盡阿羅漢耶時
陁娑比丘受諸上座比丘教往詣差
摩比丘所語差摩言比丘能如是觀
五受陰者如漏盡阿羅漢耶差摩比
丘語陁娑比丘言我觀五受陰非我
非我所非漏盡阿羅漢也時陁娑比
丘還至諸上座所白諸上座差摩比
丘言我觀五受陰非我非我所而非
漏盡阿羅漢也時諸上座語陁娑比
丘汝復還語差摩比丘汝言我觀五

受陰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
前後相違陁婆比丘受諸上座比丘
教徃語差摩比丘汝言我觀五受陰
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前後
相違差摩比丘語陁婆比丘言我於
五受陰觀察非我非我所而非阿羅
漢者我於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知
未離未吐陁婆比丘還至諸上座所
白諸上座差摩比丘言我於五受陰
觀察非我非我所而非漏盡阿羅漢
者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斷未
知未離未吐諸上座復遣陁婆比丘
語差摩比丘言汝言有我於何所有
我為色是我為我異色受想行識是
我為我異識耶差摩比丘語陁婆比
丘言我不言色是我我異色受想行
識是我我異識然於五受陰我慢我
欲我使未斷未知未離未吐差摩比
丘語陁婆比丘言何煩令汝駈駈徃
反汝取杖来我自扶杖詣彼上座願
授以杖差摩比丘即自扶杖詣諸上
座時諸上座遥見差摩比丘扶杖而
来自為敷座安停脚机自徃迎接為

持衣鉢命令就座共相慰勞慰勞已
語差摩比丘言汝言我慢何所見我
色是我耶我異色耶受想行識是我
耶我異識耶差摩比丘白言非色是
我非我異色非受想行識是我非我
異識能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
斷未知未離未吐譬如優鉢羅鉢曇
摩拘牟頭分陁利華香為即根香耶
為香異根耶為莖葉鬚精麤香耶
為香異精麤耶為等說不諸上座荅
言不也差摩比丘非優鉢羅鉢曇摩
拘牟頭分陁利根即是香非香異根
亦非莖葉鬚精麤是香亦非香異精
麤也差摩比丘復問彼何等香上座
荅言是華香差摩比丘復言我亦如
是非色即我我不離色非受想行識
即我我不離識然我於五受陰見非
我非我所而於我慢我欲我使未斷
未知未離未吐諸上座聽我說譬凡
智者因譬類得解譬如乳母衣付浣
衣者以種種灰湯浣濯塵垢猶有餘
氣要以種種雜香薰令消滅如是多
聞聖弟子離於五受陰正觀非我非

我所能於五受陰我慢我欲我使未
斷未知未離未吐然後於五受陰增
進思惟觀察生滅此色此色集此色
滅此受想行識此識集此識滅於五
受陰如是觀生滅已我慢我欲我使
一切悉除是名真實正觀差摩比丘
說此法時彼諸上座遠塵離垢得法
眼淨差摩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
法喜利故身病悉除時諸上座比丘
語差摩比丘言我聞仁者初所說已
解已樂況復重聞所以問者欲發仁
者微妙辯才非為嬈乱汝便堪能廣
說如來應等正覺法時諸上座聞差
摩比丘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
孤獨園尒時有比丘名焰摩迦起惡
邪見作如是言如我解佛所說法漏
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無所有時有
衆多比丘聞彼所說往詣其所語焰
摩迦比丘言汝實作是說如我解佛
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更无
所有耶荅言實尒諸尊時諸比丘語
焰摩迦勿謗世尊謗世尊者不善世

尊不作是說汝當盡捨此惡邪見諸
比丘說此語時焰摩迦比丘猶執惡
邪見作如是言諸尊唯此眞實異則
虛妄如是三說時諸比丘不能調伏
焰摩迦比丘即便捨去往詣尊者舍
利弗所語尊者舍利弗言尊者當知
彼焰摩迦比丘起如是惡邪見言我
解知佛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
終更無所有我等聞彼所說已故往
問焰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知見耶
彼荅我言諸尊實尒異則愚說我即
語言汝勿謗世尊世尊不作此語汝
當捨此惡邪見再三諫彼猶不捨惡
邪見是故我今詣尊者所唯願尊者
當令焰摩迦比丘息惡邪見憐愍彼
故舍利弗言如是我當令彼息惡邪
見時衆多比丘聞舍利弗語歡喜隨
喜而還本處
尒時尊者舍利弗晨朝著衣持鉢入
舍衛城乞食食已出城還精舍擧衣
鉢已往詣焰摩迦比丘所時焰摩迦
比丘遙見尊者舍利弗来即為敷座
洗足安停脚机奉迎為執衣鉢請令

就座尊者舍利弗就座洗足已語焰
摩迦比丘汝實作如是語我解知世
尊所說法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无
所有耶焰摩迦比丘白舍利弗言實
尒尊者舍利弗舍利弗言我今問汝
隨意荅我云何焰摩迦色為常耶為
非常耶荅言尊者舍利弗無常復問
若無常者是苦不荅言是苦復問若
無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寧於
中見我異我相在不荅言不也尊者
舍利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復問云
何焰摩迦色是如来耶荅言不也尊
者舍利弗受想行識是如来耶荅言
不也尊者舍利弗復問云何焰摩迦
異色有如来耶異受想行識有如来
耶荅言不也尊者舍利弗復問色中
有如来耶受想行識中有如来耶荅
言不也尊者舍利弗復問如来中有
色耶如来中有受想行識耶荅言不
也尊者舍利弗復問非色受想行識
有如来耶荅言不也尊者舍利弗如
是焰摩迦如来見法真實如住無所
得無所施設汝云何言我解知世尊

所說漏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
為時說耶荅言不也尊者舍利弗復
問焰摩迦先言我解知世尊所說漏
盡阿羅漢身壞命終無所有云何今
復言非耶焰摩迦比丘言尊者舍利
弗我先不解無明故作如是惡邪見說
聞尊者舍利弗說已不解无明一切
恚斷復問焰摩迦若復問比丘如先
惡邪見所說今何所知見一切恚得
遠離汝當云何荅焰摩迦荅言尊者
舍利弗若有来問者我當如是荅漏
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
寂靜清涼永沒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有来問者作如是荅舍利弗言善哉
善哉焰摩迦比丘汝應如是荅所以
者何漏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
苦若無常苦者是生滅法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焰
摩迦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尊者
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今當說辟夫
智者以辟得解如長者子長者子大
富多財廣求僕從善守護財物時有
怨家惡人詐来親附為作僕從常伺

其便晩眠早起侍息左右謹敬其事
遜其言辭令至意悅作親友想子想
極信不疑不自防護然後手執利刀
以斷其命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
惡怨家為長者親友非為初始方便
害心常伺其便至其終耶而彼長者
不能覺知至今受害答言實尒尊者
舍利弗語焰摩迦比丘於意云何彼
長者本知彼人詐親欲害善自防護
不受害耶答言如是尊者舍利弗如
是焰摩迦比丘愚癡無聞凡夫於五
受陰作常想安隱想不病想我想我
所想於此五受陰保持護惜終為此
五受陰怨家所害如彼長者為詐親
怨家所害而不覺知焰摩迦多聞聖
弟子於此五受陰觀察如病如癰如
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非我所於此
五受陰不著不受不受故不著不著
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尊者舍利弗
說是法時焰摩迦比丘不起諸漏心
得解脫尊者舍利弗為焰摩迦比丘
說法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
竹園尒時有外道出家名仙尼来詣
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白佛言世
尊先一日時若沙門若婆羅門若
遮羅迦若出家集於希有講堂如是
義稱富蘭那迦葉為大衆主五百弟
子前後圍遶其中有極聰慧者有鈍
根者及其命終悉不記說其所往生
處復有末迦梨瞿舍利子為大衆主
五百弟子前後圍遶其諸弟子有聰
慧者有鈍根者及其命終悉不記說
所往生處如是先闍那毗羅胝子阿
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拘陁迦旃延
尼揵陁若提子等各與五百弟子前
後圍遶亦如前者沙門瞿曇尒時亦
在彼論中言沙門瞿曇為大衆主其
諸弟子有命終者即記說言某生彼
處某生此處我先生疑云何沙門瞿
曇得如此法佛告仙尼汝莫生疑以
有惑故彼則生疑仙尼當知有三種
師何等為三有一師見現在世眞實
是我如所知說而無能知命終後事
是名第一師出於世間復次仙尼有

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命終之後
亦見是我如所知說復次先尼有一
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亦復不見
命終之後真實是我仙尼其第一師
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名
曰斷見彼第二師見今世後世真實
是我如所知說者則是常見彼第三
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命終之後
亦不見我是則如来應等正覺說現
法愛斷離欲滅盡涅槃仙尼白佛言
世尊我聞世尊所說遂更增疑佛告
仙尼正應增疑所以者何此甚深處
難見難知應須甚深照微妙至到聰
慧所了凡衆生類未能辯知所以者
何衆生長夜異見異忍異求異欲故
仙尼白佛言世尊我於世尊所心得
淨信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即於
此座慧眼清淨佛告仙尼今當為汝
隨所樂說佛告仙尼色是常耶為无
常耶荅言無常世尊復問仙尼若無
常者是苦耶荅言是苦世尊復問仙
尼若无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
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不荅言不也

世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復問云何
仙尼色是如来耶答言不也世尊受
想行識是如来耶答言不也世尊復
問仙尼異色有如来耶異受想行識
有如来耶答言不也世尊復問仙尼
色中有如来耶受想行識中有如来
耶答言不也世尊復問仙尼如来中
有色耶如来中有受想行識耶答言
不也世尊復問仙尼非色非受想行
識有如来耶答言不也世尊佛告仙
尼我諸弟子聞我所説不悉解義而
起慢無間等非無間等故慢則不斷
慢不斷故捨此陰已與陰相續生是
故仙尼我則記説是諸弟子身壞命
終生彼彼處所以者何以彼有餘慢
故仙尼我諸弟子於我所説能解義
者彼於諸慢得无間等得無間等故
諸慢則斷諸慢斷故身壞命終更不
相續仙尼如是弟子我不説彼捨此
陰已生彼彼處所以者何無因緣可
記説故欲令我記説者當記説彼斷
諸愛欲永離有結正意解脱究竟苦
邊我従昔来及今現在常説慢過慢

集慯生慯起若於慯無間等觀衆苦
不生佛說此法時仙尼出家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尒時仙尼出家見法
得法斷諸疑惑不由他知不由他度
於正法中心得無畏從座起合掌白
佛言世尊我得於正法中出家修梵
行不佛告仙尼汝於正法得出家受
具足戒得比丘分尒時仙尼得出家
已獨一靜處修不放逸住如是思惟
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正信非家出
家學道修行梵行見法自知得證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
受後有得阿羅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陁
竹園尒時有比丘名阿㝹羅度住耆
闍崛山時有衆多外道出家往詣阿
㝹羅度所共相問訊共相問訊已於
一面住白阿㝹羅度言欲有所問寧
有閑暇為解釋不阿㝹羅度語諸外
道言隨所欲問知者當荅諸外道復
問云何尊者如来死後為有耶阿㝹
羅度言如世尊說此是無記又問如
来死後為無耶阿㝹羅度言如世尊說
此亦無記又問如来死後有无耶非有

非無耶阿㝹羅度言如世尊說此亦無
記復問阿㝹羅度言云何尊者如来死
後有耶說言無記死後無耶說言无記
死後有無耶非有非無耶說言無記云
何尊者沙門瞿曇為不知不見耶阿
㝹羅度言世尊非不知非不見時
諸外道於阿㝹羅度所說心不喜悅
呵罵已從座起去時阿㝹羅度知諸
外道去已往詣佛所稽首佛足於一
面住以諸外道所問向佛廣說白佛
言世尊彼如是問我如是荅為順諸
法說耶得無謗世尊耶為順法耶為
違法耶無令他来難詰墮呵責處耶
佛告阿㝹羅度言我今問汝隨所問
荅阿㝹羅度色為常耶為無常耶荅
言無常受想行識為常無常耶荅言
無常世尊如焰摩迦契經廣說乃至
識是如来耶荅曰不也佛告阿㝹羅度
作如是說者隨順諸記不謗如来非
為越次如如来說諸次法說無有能
来難詰訶責者所以者何我於色如
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如實知阿
㝹羅度若捨如来所作无知無見說

雜阿含經第五卷　第十四張　松

者此非等說佛說此經已阿㝹羅度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婆祇國設首婆
羅山鹿野深林中尒時有鄃拘羅長
者百二十歲年耆根熟羸劣苦病而
欲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
来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
言世尊我年衰老羸劣苦病自力勉
勵覲見世尊及先所宗重知識比丘
唯願世尊為我說法令我長夜安樂
尒時世尊告鄃拘羅長者善哉長者
汝實年老根熟羸劣苦患而能自力
覲見如来并餘宗重知識比丘長者
當知於苦患身常當修學不苦患身
尒時世尊為鄃拘羅長者示教照喜
黙然而住鄃拘羅長者聞佛所說歡
喜隨喜礼佛而去時尊者舍利弗去
世尊不遠坐一樹下鄃拘羅長者往
詣尊者舍利弗所稽首礼足退坐一
面時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汝今諸
根和悅貌色鮮明於世尊所得聞深
法耶鄃拘羅長者白舍利弗今日世
尊為我說法示教照喜以甘露法灌

我身心是故我今諸根和悅顏貌鮮
明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世尊為汝
說何等法示教照喜甘露潤澤那拘
羅長者白舍利弗我向詣世尊所白
世尊言我年衰老羸劣苦患自力而
来覲見世尊及所宗重知識比丘佛
告我言善哉長者汝實衰老羸劣苦
患而能自力詣我及見先所宗重比
丘汝今於此苦患之身常當修學不
苦患身世尊為我說如是法示教照
喜甘露潤澤尊者舍利弗問長者言
汝向何不重問世尊云何苦患身苦
患心云何苦患身不苦患心長者荅
言我以是義故来詣尊者唯願為我
略說法要尊者舍利弗語長者言善
哉長者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愚癡无
聞凡夫於色集色滅色患色味色離
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愛樂於色言
色是我是我所而取攝受彼色若壞
若異心識隨轉惱苦生惱苦生已恐
怖障閡顧念憂苦結戀於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是名身心苦患云何身苦
患心不苦患多聞聖弟子於色集色

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實知已
不生愛樂見色是我是我所彼色若
變若異心不隨轉惱苦生心不隨轉
惱苦生已得不恐怖障㝵顧念結戀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身苦患心
不苦患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郁拘
羅長者得法眼淨尒時郁拘羅長者
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
於他於正法中心得無畏從座起整
衣服恭敬合掌白尊者舍利弗我已
越已度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爲優婆
塞證知我我今盡壽歸依三寶尒時
郁拘羅長者聞尊者舍利弗所說歡
喜隨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釋氏天現聚落
尒時有西方衆多比丘欲還西方安
居詣世尊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尒
時世尊爲其說法示教照喜種種示
教照喜已時西方衆多比丘從座起
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西方衆多比丘
欲還西方安居今請奉辭佛告西方
諸比丘汝辭舍利弗未荅言未辭佛
告西方諸比丘舍利弗淳修梵行汝

當奉辭能令汝等以義饒益長夜安
樂時西方諸比丘辭退欲去時尊者
舍利弗去佛不遠坐一堅固樹下西
方諸比丘往詣尊者舍利弗所稽首
礼足退坐一面白尊者舍利弗言我
等欲還西方安居故來奉辭舍利弗
言汝等辭世尊未答言已辭舍利弗
言汝等還西方處處異國種種異衆
必當問汝汝等今於世尊所聞善說
法當善受善持善觀善入足能為彼
具足宣說不毀佛耶不令彼衆難問
詰責墮負處耶彼諸比丘白舍利弗
我等為聞法故來詣尊者唯願尊者
具為我說哀愍故尊者舍利弗告諸
比丘閻浮提人聰明利根若刹利若
婆羅門若長者若沙門必當問汝汝
彼大師云何說法以何教教汝當答
言大師唯說調伏欲貪以此教教當
復問汝於何法中調伏欲貪當復答
言大師唯說於彼色陰調伏欲貪於
受想行識陰調伏欲貪我大師如是
說法彼當復問欲貪有何過患故大
師說於色調伏欲貪受想行識調伏

欲貪汝復應荅言若於色欲不斷貪
不斷愛不斷念不斷渴不斷者彼色
若變若異則生憂悲惱苦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見欲貪有如是過故於色
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調伏欲貪彼
復當問見斷欲貪有何福利故大師
說於色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調伏
欲貪當復荅言若於色斷欲斷貪斷
念斷愛斷渴彼色若變若異不起憂
悲惱苦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諸尊若
受諸不善法因緣故令得現法樂住
不苦不㝵不惱不熱身壞命終生於
善處者世尊終不說言當斷諸不善
法亦不教人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得
盡苦邊以受諸不善法因緣故令現
法苦住障㝵熱惱身壞命終墮惡道
中是故世尊說言當斷不善法於佛
法中修諸梵行平等盡苦究竟苦邊
若受諸善法因緣現法苦住障㝵熱
惱身壞命終墮惡道中者世尊終不
說受持善法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平
等盡苦究竟苦邊受持善法現法樂
住不苦不㝵不惱不熱身壞命終生

於善處是故世尊讚歎教人受諸善法於佛法中修諸梵行平等盡苦究竟苦邊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西方諸比丘不起諸漏心得解脫尊者舍利弗說是法時諸比丘歡喜隨喜作礼而去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尒時世尊告諸比丘辟如池水方五十由旬深亦如是其水盈滿復有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以渧彼水諸比丘於意云何彼士夫水渧為多池水為多比丘白佛彼士夫以毛以草或以指爪所渧之水少少不足言池水甚多百千万倍不可為比如是諸比丘見諦者所斷衆苦如彼池水於未來世永不復生尒時世尊說是法已入室坐禪時尊者舍利弗於衆中坐世尊入室去後告諸比丘未曾所聞世尊今日善說池辟所以者何聖弟子具足見諦得无間等果若凡俗邪見身見根本身見集身見生身見起謂憂慼隱覆慶吉保惜說我說衆生說奇特矜舉如是衆邪患

皆除滅斷除根本如折多羅樹於未
来世更不復生諸比丘何等為見諦
聖弟子斷上衆邪於未来世永不復
起愚癡無聞凡夫見色是我異我我
在色色在我見受想行識是我異我
我在識識在我云何見色是我得地一
切入處正受觀已作是念地即是我
我即是地我及地唯一无二不異不
別如是水火風青黄赤白一切入處
正受觀已作是念行即是我我即是
行唯一無二不異不別如是於一切
入處一一計我是名色即是我云何
見色異我若彼見受是我見受是我
已見色是我所或見想行識即是我
見色是我所云何見我中色謂見受
是我色在我中又見想行識即是我
色在我中云何見色中我謂見受即
是我於色中住入於色周遍其四體
見想行識是我於色中住周遍其四
體是名色中我云何見受即是我謂
六受身眼觸生受耳鼻舌身意觸生
受此六受身一一見是我我是受是名
受即是我云何見受異我謂見色是

我受是我所謂想行識是我受是我
所是名受異我云何見我中受謂色
是我受在其中想行識是我受在其
中云何見受中我謂色是我於受
中住周遍其四體想行識是我於受
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受中我云何
見想即是我謂六想身眼觸生想耳
鼻舌身意觸生想此六想身一一見
是我是名想即是我云何見想異我
謂見色是我想是我所識是我想是
我所是名想異我云何見我中想謂
色是我想在中住受行識是我想在
中住云何見想中我謂色是我於想
中住周遍其四體是名想中我云何
見行是我謂六思身眼觸生思耳鼻
舌身意觸生思於此六思身一一見是
我是名行即是我云何見行異我謂
色是我行是我所受想識是我行是
我所是名行異我云何見我中行謂
色是我行在中住受想行識是我行
在中住是謂我中行云何見行中我
謂色是我於行中住周遍其四體謂
受想識是我於行中住周遍其四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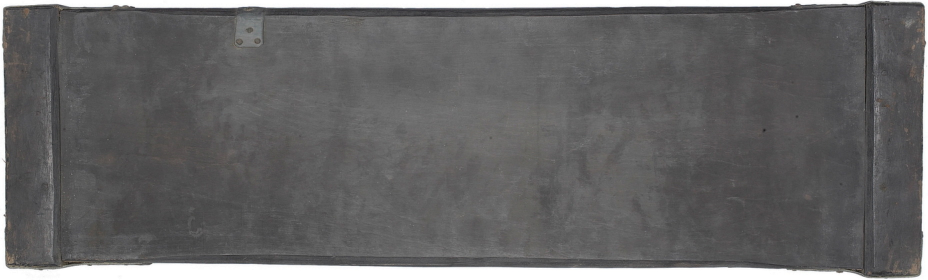
是名行中我云何見識即是我謂六
識身眼識耳鼻舌身意識身於此六
識身一一見是我是名識即是我云
何見識異我見色是我識是我所見
受想行是我識是我所是名識異我
云何見我中識謂色是我識在中住
受想行是我識在中住是名我中識
云何識中我謂色是我於識中住周
遍其四體受想行是我於識中住周
遍其四體是名識中我如是聖弟子
見四真諦得無間等果斷諸邪見於
未來世永不復起所有諸色若過去
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
若好若醜若遠若近一向積聚作如
是觀一切无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
非我不應愛樂攝受保持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不應愛樂攝受保持如是
觀善繫心住不愚於法復觀精進離
諸懈怠心得喜樂身心猗息寂靜捨
住具諸道品修行滿足永離諸惡非
不消煬非不寂滅滅而不起滅而不
增斷而不生不生不取不著自覺涅
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

知不受後有舍利弗說是法時六十
比丘不受諸漏心得解脫佛說此經
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毗舍離獼猴池
側毗舍離國有尼揵子聰慧明捷善
解諸論有聰明慢所廣集諸論妙智
入微為衆說法超諸論師每作是念
諸沙門婆羅門無敵我者乃至如来
亦能共論諸論師輩聞我名者頭額
津腋下汗毛孔流水我論議風能偃
草折樹摧破金石伏諸龍象何況人
間諸論師輩能當我者時有比丘名
阿濕波誓晨朝著衣持鉢威儀詳序
端視平涉入城乞食尒時薩遮尼揵
子有少緣事詣諸聚落從城門出遙
見比丘阿濕波誓即詣其所問言沙
門瞿曇為諸弟子云何說法以何等
法教諸弟子令其修習阿濕波誓言
火種居士世尊如是說法教諸弟子
令隨修學言諸比丘於色當觀無我
受想行識當觀無我此五受陰勤方
便觀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
非我薩遮尼揵子聞此語心不喜作

是言阿濕波揞汝必誤聽沙門瞿曇
終不作是說若沙門瞿曇作是說者
則是邪見我當詣彼難詰令止尒時薩
遮尼犍子往詣聚落諸離車等集會
之處語諸離車言我今日見沙門瞿
曇第一弟子名阿濕波揞薄共論議
若如其所說者我當詣彼沙門瞿曇
與共論議進却迴轉必隨我意辟如
士夫刈拔茇草手執其茎空中抖擻
除諸乱穢我亦如是與沙門瞿曇論
議難詰執其要領進却迴轉隨其所
欲去其邪說如沽酒家執其酒囊壓
取清醇去其糟滓我亦如是詣沙門
瞿曇論議難詰進却迴轉取其清真
去諸邪說如織席師以席盛諸穢物
欲市賣時以水洗澤去諸臭穢我亦
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與共論議進却
迴轉執其綱領去諸穢說辟如王家
調象之師牽大醉象入深水中洗其
身體四支耳鼻周遍沐浴去諸塵穢
我亦如是詣沙門瞿曇所論議難詰
進却迴轉隨意自在執其要領去諸
穢說汝諸離車亦應共往觀其得失

金

中有離車作如是言若薩遮尼揵子
能與沙門瞿曇共論議者無有是處
復有說言薩遮尼揵子聰慧利根能
共論議時有五百離車與薩遮尼揵子
共詣佛所為論議故尒時世尊於大
林中坐一樹下住於天住時有衆多
比丘出房外林中經行遙見薩遮尼
揵子来漸漸詣諸比丘所問諸比丘
言沙門瞿曇住在何所比丘答言在大
林中依一樹下住於天住薩遮尼揵
子即詣佛所恭敬問訊於一面坐諸
離車長者亦詣佛所有恭敬者有合
掌問訊者問訊已於一面住時薩遮
尼揵子白佛言我聞瞿曇作如是說
法作如是教授諸弟子教諸弟子於
色觀察無我受想行識觀察无我此
五受陰勤方便觀察如病如癰如刺
如煞無常苦空非我為是瞿曇有
如是教為是傳者毀瞿曇耶如說說
耶不如說說耶如法說耶法次法說
耶無有異忍来相難詰令墮負處耶
佛告薩遮尼揵子如汝所聞彼如說說
如法說法次法說非為謗毀亦无難



問令隨負處所以者何我實為諸弟
子如是說法我實常教諸弟子令隨
順法教令觀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
觀此五受陰如病如癰如刺如殺無
常苦空非我薩遮尼揵子白佛言瞿
曇我今當說譬佛告薩遮尼揵子宜
知是時譬如世間一切所作皆依於
地如是色是我人善惡從生受想行
識是我人善惡從生又復譬如人界
神界藥草樹木皆依於地而得生長
如是色是我人受想行識是我人佛
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人受想行
識是我人耶荅言如是瞿曇色是我
人受想行識是我人此等諸衆悉作
是說佛告火種居士且立汝論本開
引衆人為薩遮尼揵子白佛言色實是
我人佛告火種居士我今問汝隨意
荅我譬如國王於自國土有罪過者
若煞若縛若擯若鞭斷絶手足若有
功者賜其象馬車乘城邑財寶悉能
尒不荅言能尒瞿曇佛告火種居士
凡是主者悉得自在不荅言如是瞿
曇佛告火種居士汝言色是我受想

行識即是我得隨意自在令彼如是
不令如是耶時薩遮尼揵子默然而住
佛告火種居士速說速說何故默然
如是再三薩遮尼揵子猶故默然時有
金剛力鬼神持金剛杵猛火熾然在
虛空中臨薩遮尼揵子頭上作是言世
尊再三問汝何故不荅我當以金剛
杵碎破汝頭令作七分佛神力故唯
令薩遮尼揵子見金剛神餘衆不見
薩遮尼揵子得大恐怖白佛言不尒瞿
曇佛告薩遮尼揵子徐徐思惟然後
解說汝先於衆中說色是我受想行識
是我而今言不前後相違汝先常說
言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火種居士
我今問汝色為常耶為无常耶荅言
無常瞿曇復問無常者是苦耶荅言
是苦瞿曇復問无常苦者是變易法
多聞聖弟子寧於中見我異我相在
不荅曰不也瞿曇受想行識亦如是
說佛告火種居士汝好思而後說復問
火種居士若於色未離貪未離欲未
離念未離愛未離渴彼色若變若異
當生憂悲惱苦不荅曰如是瞿曇受

想行識亦如是說復問火種居士於
色離貪離欲離念離愛離渴彼色若
變若異則不生憂悲惱苦耶荅曰如
是瞿曇如實无異受想行識亦如是
說火種居士辟如士夫身嬰衆苦常
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當得樂不荅
言不也瞿曇如是火種居士身嬰衆
苦常與苦俱彼苦不斷不捨不得樂
也火種居士辟如士夫持斧入山求堅
實材見芭蕉樹洪大𦟛直即斷其根
葉剝剥其皮乃至窮盡都無堅實火
種居士汝亦如是自立論端我今善
求真實之義都無堅實如芭蕉樹也
而於此衆中敢有所說我不見沙門
婆羅門中所知所見能與如来應等
正覺所知所見共論議不摧伏者而
便自說我論議風偃草折樹能破金
石調伏龍為要能令彼頷津腋汗毛
孔水流汝今自論已義而不自立先所
誇說能伏彼相今盡自取而不能動
如来一毛尒時世尊於大衆中被欝
多羅僧現胷而示汝等試看能動如
来一毛以不尒時薩遮尼揵子黙然

雜阿含經第五卷 第廿九張 松

伍頭慙愧失色尒時衆中有一離車
名突目佉從座起整衣服合掌白佛
言世尊聽我說譬佛告突目佉宜知
是時突目佉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
執持斗斛於大聚穀中取二三斛今此
薩遮尼揵子亦復如是世尊譬如長
者巨富多財忽有罪過一切財物悉
入王家薩遮尼揵子亦復如是所有
才辯悉為如來之所攝受譬如城邑
聚落邊有大水男女大小悉入水戲
取水中蟹截斷其足置於陸地以无
足故不能還復入於大水薩遮尼揵
子亦復如是諸有才辯悉為如來之
所斷截終不復敢重詣如來命敵論
議尒時薩遮尼揵子忿怒熾盛罵唾
突目佉離車言汝麁踈物不審諦何
為其鳴吾自與沙門瞿曇論何豫汝
事薩遮尼揵子呵罵突目佉已復白
佛言置彼凡輩鄙賤之說我今別有
所問佛告薩遮尼揵子恣汝所問當隨
問荅云何瞿曇為弟子說法令離疑
惑佛告火種居士我為諸弟子說諸
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

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
彼一切如實觀察非我非異我不相
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彼學必見跡
不斷壞堪任成就猒離知見守甘露
門雖非一切悉得究竟且向涅槃如
是弟子從我教法得離疑惑復問瞿
曇復云何教諸弟子於佛法得盡諸
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
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
知不受後有佛告火種居士正以此
法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
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好若醜若遠
若近彼一切如實知非我非異我不
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彼於尒時
成就三種无上智無上解脫無上解
脫知見無上成就三種無上已於大
師所恭敬尊重供養如佛世尊覺一
切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
令得無畏調伏寂靜究竟涅槃世尊
為涅槃故為弟子說法火種居士我
諸弟子於此法中得盡諸漏得心解
脫得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作證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

受後有薩遮尼揵子白佛言瞿曇猶如
壯夫鋒刃乱下猶可得免瞿曇論手
難可得脫如感毒虵猶可得避曠澤
猛火猶可得避兇惡醉象亦可得免
狂餓師子悉可得免沙門瞿曇論議手
中難可得脫非我凡品輕躁鄙夫論具
不備以論議故来詣瞿曇沙門瞿曇此
毗舍離豊樂國土有遮波梨支提漆菴
羅樹支提多子支提瞿曇在拘樓陁
支提婆羅受持支提捨重擔支提力
士寶冠支提世尊當安樂於此毗舍
離國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
間於世尊所常得恭敬奉事供養令
此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長夜安樂
唯願止此明朝與諸大衆受我薄食
尒時世尊黙然而許時薩遮尼揵子
知佛世尊黙然受請已歡喜隨喜從
座起去尒時薩遮尼揵子於彼道中
語諸離車我已請沙門瞿曇及諸大
衆供設飯食汝等人各辦一釜食送
至我所諸離車各還其家星夜供辦
晨朝送至薩遮尼揵子所薩遮尼揵
子晨朝灑掃敷座供辦淨水遣使詣

雜阿含經第五卷　第二十二張　松

佛白言時到尒時世尊與諸大衆著
衣持鉢往薩遮尼揵子所大衆前坐
薩遮尼揵子自手奉施清淨飲食充
足大衆食已洗鉢竟薩遮尼揵子知
佛食竟洗鉢已取一畀床於佛前坐尒
時世尊為薩遮尼揵子説隨喜偈言
於諸大會中　奉火為其冣　闡陁經典中
婆毗諦為冣　人中王為冣　諸河海為冣
諸星月為冣　諸明日為冣　十方天人中
等正覺為冣
尒時世尊為薩遮尼揵子種種説法示
教照喜已還歸本處時諸比丘於彼
道中衆共論議五百離車各為薩遮
尼揵子供辦飲食彼諸離車於何得
福薩遮尼揵子於何得福尒時諸比
丘還自住處舉衣鉢洗足已至世尊
所頭面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
我等向於路中自共論議五百離車
為薩遮尼揵子供辦飲食供養世
尊諸大衆彼諸離車於何得福薩
遮尼揵子於何得福佛告諸比丘彼
諸離車供辦飲食為薩遮尼揵子
於薩遮尼揵子所因緣得福薩遮

尼揵子得福佛功德彼諸離車得
施有貪恚癡因緣果報薩遮尼揵子
得施无貪恚癡因緣果報
彼多羅十問 老摩猶仙尼 阿㝹羅長者
西毛端薩遮

雜阿含經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雜阿含經第五卷 第二十四張 拔